

走进婚姻的网络爱情变质了

■时间:12月24日
■主持人:伊人
■倾诉者:汪莹,女,41岁,暂失业

汪莹在单位里是个成功的领导,能干又精明。可是在爱情上,她却找不准方向,全心投入的网络爱情眼见着开花结果,最终却只留下苦涩。



茫茫人海中他点击了我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一所学校教书。三年后,我结婚了,我的爱人很优秀,可是结婚后,我发现他喜欢赌博。他出去打牌,有时候几天都不回来。儿子出生后,他还是这样。我为此常和他争吵,到后来两个人就分房而睡,开始常年冷战。

我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到政府部门工作,开始担任一家处级单位的领导。遗憾的是,我一直忙于工作,对儿子关心不够,他的成绩很不理想。后来我把他送到部队去锻炼。孩子走了,我一下子闲了。我和丈夫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了。

有一天,办公室秘书给我建议:“可以上网和别人聊天啊。”她向我推荐了一个网站,还说那上面的人素质比较高。我进了那个网站的聊天室。我给自己起的网名叫 Ganen,其实就是感恩的汉语拼音。和网友聊天,我觉得心情好多了。一个叫“孤帆远影”的人

引起了我的注意。“孤帆远影”告诉我,他是江苏的。他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和你同姓。我当时的意思是,我所在的省份也是江字打头。谁知道,他立刻问我:“难道你也姓汪?”我很惊讶,同时心中一阵惊喜,因为我确实姓汪。

在车站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叫汪俊。我问他为什么叫孤帆远影,他说这么多年缺乏亲情和爱情,就像一艘远航的孤舟。我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鼓励我走出死亡的婚姻。我知道他离婚已经5年,没有孩子,也一直未再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宁缺毋滥。

后来我们又常常通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我们互发了照片,我告诉他,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我脸上有些斑。汪俊说,他是爱家男人,烧得一手好菜,每天都按时回家。他还说,我脸上的斑应该食疗。我们聊得很投机,我觉得自己恋爱了。认识两个月后,我邀请汪俊来

我的家乡做客。他答应了。我去车站接他。他出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我们拥抱了一下。第二天,我叫了弟弟陪他玩。他出手很大方,我和弟弟都过意不去,但是他说:“我工资高,你们工资低,应该我出。”两天以后,他回去了,我心里暖暖的。

又过了一个月,我来南京看他。他把我接到了家里。他一个人住,但是卫生搞得不错,装修也很有品位。

结婚那天下着小雪

我们认识一年多以后,汪俊和我谈到结婚的事情。我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离婚。丈夫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离婚手续就办好了。

2005年1月17日,我和汪俊领了结婚证。那天,南京下着雪。我说:“怎么赶在这一天,又下雪又冷。”他说:“这表示我们感情牢固,可以经受风雨。”

婚后,我搬到了父母家住。我和汪俊远隔两地,但是我们每半个月就见一次面,或者他去,或者我来。我工作忙,交往多,我晚上要是回家晚了,他打电话找不着我就会不高兴。我理解他是爱护我,心里更觉得他可靠。

为一个陌生人他打了我两耳光

我有1000万的招商引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我多方面想办法。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浙江商人,我建议他来我的家乡投资。为了这件事,我们有些电话往来。

有一天晚上,汪俊查我的通话记录,恰好看到了浙江人晚上11点给我打的电话。汪俊很生气,我努力向他解释。汪俊就让我上网和那人聊天,以证真假。我上了网,看到浙江人正好挂在网上。奇怪的是,那天,浙江人的地址却显示是河南。汪俊认为我骗他,让我打电话给那人。我打通了电话,对方很奇怪。我说:“我一个朋友怀疑你是我的相好,你给他解释一下。”

我话没说完,汪俊上来就给我两个嘴巴。我被打懵了。我告诉汪俊,前段时间,我去了上海的一家妇科医院检查身体,我希望可以为他生个孩子,我真心对他,没想到他却如此不信任我。汪俊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不久,我们举行了正式的婚礼。

我当时正在办调动,可是调动迟迟办不成,还需要一笔钱。于是,我申请停薪留职。我递交报告的时候,领导对我

说:“市里的一批单位换届,有几个职位我们想报一下你。”我说,不用考虑我。2006年4月,我和爱人团聚了。

他怀疑我把5毛钱的账记成一块

在一起没多久,我和汪俊就有了矛盾。我儿子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工资低,我会补贴他一点。汪俊不高兴,他说:“不要拿我的钱给你儿子。”我就提议每个月各拿一点钱出来当生活费,汪俊不愿意。他让我记账。记账后,他又怀疑我瞎记,他说:“你不要把5毛钱一斤的萝卜记成一块。”我告诉汪俊:“如果你怀疑我打你财产的主意,你可以去做财产公证。”到今年1月,他再不肯掏1分钱。他把公文包看得很紧,走到哪里拎到哪里,回到家也一样,生怕我翻看里面的东西。

2007年春节,我们去了汪俊老家。中午吃饭,他喝了很多酒,然后就出去了。我在房间陪他妈妈打牌。打到一半,我出去上厕所。出门后,我看到男厕所旁边有两个人抱在一起,仔细一看,居然是他和村子里的一个妇女。那女的很胖,很丑。我回到屋里,陪他妈妈打完了牌。然后,我说,我不能呆在南京了,你儿子就在门外和另一个女人抱在一起。他妈妈也很生气。

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和朋友说起这件事,朋友笑着说:“男人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个表哥,一喝酒就抱住饭店的服务员。其实,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也不知道自己抱的是谁。”听朋友这样说,我又回到了南京。

回到南京以后,我发现他很抗拒我。我们的夫妻生活名存实亡。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9点他都要出去。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去理头发。那天晚上,他又出去,我跟了出去。到了理发店,我没看到他。继续往里走,我看见他在里面做脸,当时他的手正搂着小姐的腰。

今年夏天,他生病住院。当着病房里其他人的面,他总是高声责骂我。他骂得很难听,最后还叫我收拾东西滚。我带着两只皮箱搬出了家,在外面租了房子。

离婚后他从没打过电话给我

汪俊出院后,我们办了离婚手续。此后,他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他始终不肯和我好好说话。

有一次,我打工的单位发了一箱酒。我不知道把酒给谁,只好送到了他那里。他冷冷冰冰地说:“你不要送任何东西给我。”我把酒放在了门卫那里。后来,我问了门卫,门卫说汪俊把酒拿了回去。

现在,我租的房子只有8个平米,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床头柜旁是我的两个箱子。想起以前的生活,我总忍不住落泪。(文中姓名皆为化名)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又无从诉说,我们将聆听你的倾诉。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论坛:www.js.cn论坛·标签·爱情

四位父母用爱心唤醒植物人女儿

飞来横祸 女儿成了植物人

得知女儿史可与男友小飞骑摩托撞上了出租车,那是2005年1月10日的凌晨。杨桂忠与丈夫史庆生赶到重庆西南医院的急救室,只见史可头上缠满了纱布绷带,鼻子嘴巴插着塑料管,不管怎么喊都不答应。

另一张床上,小飞的手臂、腿上都是擦伤,两条大腿不能动。“我错了,我错了。”小飞像疯了一样,不停喊叫。他的父母也很快来了,看见这样的场面,他们急得直搓手。

“当时,可可像死了一样,我感觉就要昏过去,这辈子才晓得什么叫阴曹地府,我在心里求阎王爷,让我代替可去死吧。”12月18日,在重庆江北石门社区的家中,回想起那个寒冷的夜晚,55岁的杨桂忠至今心绪难宁。“可可那时28岁,刚当上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主管,他们在沙坪坝按揭了一套小户型,准备春节后就登记结婚。”

杨桂忠与丈夫史庆生都是重庆搪瓷厂的退休工人,独生子女史可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骄傲。史可身高1.65米,出落得亭亭玉立,高中毕业后先在市邮政局上班,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市党校管理专业函授本科。2003年,她应聘到某大型房地产企业,一年多后就升为知名楼盘中华坊的销售主管,年薪10万元,一个美好的未来正向她拉开大幕。

“事情出都出了,我们只有认了。”这句话,史庆生常挂在嘴边,反复开导妻子。史可在医院治疗了近3个月,已经下了几次病危通知。最后确诊她已处于植物人状态,何时

能清醒只有靠奇迹了。而小飞骨盆严重骨折,完全康复需要半年以上。

两个孩子遭受重创,两个家庭如跌入了冰窟。由于小飞是饮酒后驾驶摩托车,对事故负全责,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一大笔医疗费用压在双方父母身上。他们退掉了按揭购房的首付款,又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终于凑足了住院费。

“医生说,可病的病情很严重,要继续住院,但我们已拿不出钱了。”杨桂忠说,3个月后,他们与小飞的母亲桂新娣、父亲吕全东商量后,决定接两个孩子回家治疗。“可可是我生的养的,我最了解她的脾性,我有一种感觉,我能唤醒她,她不会辜负我们。”

同个屋檐下 爱的无声语言

在江北郭家沱街道大溪一村12号底楼的一套住房里,史可度过了她今生最黑暗但也最温暖的时光。

桂新娣与丈夫是重庆望江厂的职工。他们住底楼,两居室狭小。他们在自家宿舍边,隔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将史可和她父母安顿住下。从2005年1月出车祸到次年2月基本恢复意识,史可完全不知道这一年间发生了什么。

“娃儿犯下了这么大的错,人又受了重伤,他差点也垮了。”桂新娣常独自流泪。庞大的医疗费用使他们背上沉重债务,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更是难题。

按有关规定,史可以向肇事的小飞提出赔偿,但比史可还小两岁的小飞原在一家摩托车企业打工,他根本无力承担这一切。在征得史可父母

一场飞来的横祸让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绝境。有着不俗气质和姣好相貌的重庆一个售楼主管史可与男友小飞在车祸中遭受重伤,史可颅骨破裂成为植物人,小飞骨盆断裂。

面对灾祸,双方家庭的四位老人没有怨天尤人,没有退缩。他们不仅用挚爱深情唤醒了沉睡的史可,还帮助她康复:从控制大小便到蹒跚学步,从用筷子到牙牙学语……



史可与亲生父母在一起 钟斌 摄

谅解和同意后,小飞一家表示,愿接史可到自己家居住,照顾护理她至完全康复。

两家人六口,住在同个屋檐下,四位老人微薄的退休金还不够每月的支出。植物人的史可无法控制大小便,进食需从鼻子里插管。老人24小时轮流值班监护。

“为了避免可可生褥疮,我和桂妈每天给她洗澡按摩,随时擦洗身体,发现有红点马上敷药。”杨桂忠说,她与桂新娣姓名里都带个“桂”字,年龄相差半岁,命中有缘姐妹一样。“可可大小便流到身上床上,桂妈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一把屎一把尿。我们还轮流煮饭,做清洁。”

除了平时轻声呼唤史可,为她放音乐,家里都是静静的。半年后,伤愈的小飞也担起了照顾史可的责任。五个人竭尽自己的力量,期待奇迹发生。

她慢慢醒来 一家人有了喜悦

“可可,洗脚水兑好了,来泡一泡。”早上8时过,史庆生见女儿准时醒了,提来已准备好的水桶,冲上热水,再用手试试温度。

听见屋里有动静,桂新娣进来送早餐。早餐是豆浆、鸡蛋和鲜肉包子。史庆生扶女儿坐起来,把她的脚浸到桶里挨个揉搓。桶里的水呈浅红色,发出一股酸味。

“这是一老朋友介绍的偏方,半桶温水加两钱盐和一两醋,边泡边按摩,早中晚各一次,每次40分钟。朋友的妈妈半身不遂三年,现已能下地。”桂新娣说。

去年春节前,史可逐渐有了意识。“她突然睁大眼睛像找什么,嘴张得很大,想说又说不出声。”史庆生最先发现这一切,女儿的右手和右腿也可以动了,“我给了她纸和笔,她写了‘醒了’两个字。”

那天,一家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为防止史可乱动,掉下床,小飞的父亲吕全东特制了一个活动的床栓拦住身体。他还比着史可的身材,亲手用木料做了一把椅子和小方桌,桌下还有一个专门搁脚的地方。

苏醒后的史可除了能听见和写一些字,其他都不会:不能发声,大小便不能控制,不会自己吃饭和走路。但她的体重从原来的90多斤长到120多斤,帮她做什么事都很困难。令史庆生高兴的是,女儿对他特别亲,随时要他陪着。他在女儿床头挂上铃铛,时刻听从召唤,还与女儿约定了几个生活里常用的手势。

“我以前搞机器维修,经常出差,她基本是她妈带大的,现在,我有了机会弥补。”去年5月又住院动手术,颅骨里补了两块10平方厘米的钛金钢板。我经常喊她“铁头”、“机器人”,逗她笑。她的命就是硬。”

喊一声“爸” 四位老人同答应

天气晴好,四位老人搀扶史可到院坝练习走路,邻居邱婆婆、焦阿姨都常来陪她聊几

句。“可以前是个漂亮懂事的娃儿,嘴巴甜得很,我们都喜欢她。”焦阿姨说,她把自己的宠物狗取名小可可,随时陪大可可玩。“她现在不会说话,我们想多逗逗她,帮她开口。”

史可的小方桌上有个习字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她想说的话。“今天13度”,那是电视播的天气预报;“栗原小卷好年轻,都60岁了”,也是从电视里得知的。史庆生是女儿的专门翻译,女儿写在本上的话都要求他一字不漏念出来。“邱婆婆来了,问你好”,史庆生这样大声读。

几个月前,史可读出的第一个字是“校”。那时正在放电视剧《大校的女儿》,她看着看着就突然蹦出这个字。杨桂忠说,女儿心里憋着话,但张口却没有声音,她每次都急得要哭。“我想她说出了一个字,就有第二个字。上个月也是正看电视,她突然叫了一声‘爸’,我们四个老的愣了一下,都大声答应她。后来教她念‘妈’,她就是喊不出。现在她有时还叫‘爸’,我们就都答应她。”

现在史可的左半身已经有了些感觉,左手手指可以伸屈。除了泡脚,每天还要用艾草条熏十几个穴位,有时还请中医来进行针灸。“这都是桂妈妈四处打听来的方法,省钱又有效。”史庆生说,女儿有四个疼她的爸妈,她是不幸也是幸福的。“小飞去年离开家外出打工,拼命挣钱为家里减轻负担。他说他决不放弃史可,但我们也表态希望他找到新的幸福。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约定,反正每次我问史可有啥心愿,她都只写两个字:挣钱。”

据《重庆晚报》